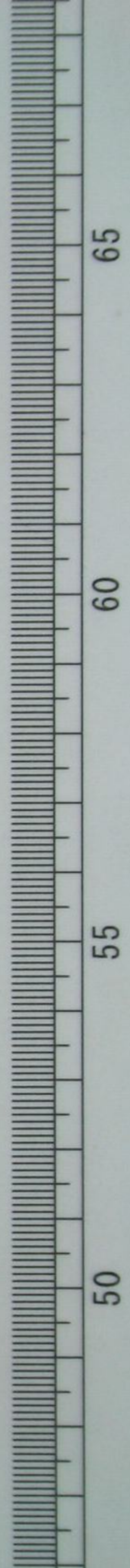


東維子文集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3
1



文庫 11
D 123
/

010190552930

08-12216

東維子文集三
十卷附錄一卷

四部叢刊集部



48-12216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藏舊鈔本景
印原書葉心高營造
尺六寸寬四寸六分

東雒子集序

華亭孫承撰



粵自元化之運肇生賢哲理道
之昌煥發文章文章之係于世
教也甚大自先秦兩漢而下逮
建安盛矣寥寥數千載雖著述
名家代不乏人而未聞有登班
馬之堂列韓歐之林者則以風
會之流大雅不作可慨也矧吾
松首善之地為
聖化之所先涵者乎宏武初天

下文明聲教四訖于時鳳翥驚
翔以際風雲之會者不能悉數
而南村陶宗儀東海袁景文徇
祥雲水風節凝然其高品也余
在館中文見楊廉夫東維子集
讀其文想見其人有先秦兩漢
之氣格焉方其歸田未滿七十
而棲遲于雲間者殆二十餘年
今草玄閣尚在夫廉夫產自會
稽非松人也而獨于松馬是依
何也蓋氣之聚者其俗必敦文

之會者其風必推廉失望九峰
而陟其巔沂三泖而揚其波也
習之矣在勝國時登進士入
國朝不就聘放浪山水瀟洒自
得雅好讀書以故富于文章其
序記傳賦詩歌備諸家體博雅
不羣當與宗儀景文相為後先
而他日播之金石藏之名山俱
稱不朽以是知賢哲攸歸可驗
敦龐之俗而文章會聚尤徵風
雅之宗我國家文治日隆理

道永昌兩見之矣石湖吳君好古君子也欲廣其傳問序于余余嘉吾松本文獻之邦東維子又攜文而來也已自能鳴于世固不假吾之言以為重而余且因文之傳以為光矣僭為之引

東維子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鄒氏道訓序

李泰政倡和詩序

漁樵譜序

牡丹瑞花詩卷序

丞相梅詩序

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送陳錢趙三賢良赴京序

送松江帥黃公入吳序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刑統賦釋義序

監憲洪獄詩序

卷之二

目錄

一

序

送帖山提舉序

送閔寶臨安縣長序

送龍孔易序

送慶童公翰林承旨序

送高都事序

送魏生德剛序

送司農丞杭公還京詩序

又代馮縣尹送序

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送檢校王君蓋昌還京序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二首

送楊明歸越親親序

送斷事官李侯序

卷之三

序

曹氏世譜後序

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

送山西省參知政事陳公序

送都督府指揮龔使君序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送華亭縣丞盛侯秩滿序

送團結官劉理問序

余公杰政序

送提控案牘李君秩滿序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送張憲之汴梁序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送華亭主簿張侯明善序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送陳汝嘉漕掾秩滿序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卷之四

序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序

送錢伯舉衢州錄事序

送王茂實慈利州同知序

送蘆滄巡檢范生序

送郭公知事還湖州序 李經厯治績序

送海鹽知州賈公秩滿序 送監郡觀間公秩滿序

送旌德縣監亦憐真公秩滿序 王學錄秩滿序

送徐州路總管雷侯序 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

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序

送孔漢臣之邵武經歷序 送江州都府吏倪光大如言序

卷之五

序

送劉主事如京師序 送省理問所提控范致道序

送杭州路推官陳侯執中序 送李景昭掾史考滿詩序

送沙可學序 送嘉興學史徐德明考滿序

送理問所掾史王安正考滿序

送浙江西憲書史李公錫序 送李仲常之江陰知事序

送彭彥溫直學滿代序 補過齋序

鄉間紀錄序 送甘肅省泰政王公序

卷之六

序

鹿皮子文集序 留養愚文集序

聚桂文會序 曾士宏文集後序

王希賜文集序二首 楊文舉文集序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春秋百問序 春秋定是錄序

褚氏家譜序

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卷之七

序

吳復詩錄序

趙氏詩錄序

李仲虞詩序

張北山和陶集序

劉船詩序

兩湖作者序

衛子剛詩錄序

玉山草堂雅集序

郭義仲詩集序

雲間紀遊詩序

全信詩集序

蕉園律選序

梧溪詩集序

齊業序

孫氏瑞蓮詩序

詩史宗要序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富春八景詩序

鐵雅先生拗律序

附

卷之八

序

送鄒生英會試京師序

送強彥栗遊京師序

謝生君^舉北上序

送吳子照遊閩序

張先生南歸序

送韓妻遊吳興序

送齊易若序

送河生序

送李志學還吳序

送劉生入閩序

送王公入吳序

吳氏歸本序

送于師尹遊京師序

送沈均父序

卷之九

序

送周處士還山序

送鄭處士序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太史印譜序

函山序

送如一翁歸田江草堂序

風月福人序

送朱生芾蒲溪授徒序

送韓錡還會稽序

贈榔工王輔序

陶氏菊逸序

淮海處士壽家募資序

葉山人省親序

送琴生李希敏序

送墨生沈裕序

送筆史陸穎首序

卷之十

序

高僧詩集序

冷齋詩集序

雪廬集序

空隱集序

一漚集序

三境園論序

瑞竹園卷序

毛隱上人序

送用上人西游序

送照上人東歸序

送象元叔公住持南湖序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送儀沙彌還山序

琦上人孝養序

扶燃氏註道德經序

送鄧煉師祈雨序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卷之十一

序

贈杜彥清序

周月湖今樂府序

李庸宮詞序

沈氏今樂府序

沈生樂府序

滿湘集序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杏林序

贈醫士莫仲仁序

無聲詩意序

國繪寶鑑序

送寫神葉清友序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送楊慈昭占數序

送何心傳序

贈相士孫德昭序

送陳生彦高序

朱明優戲序

優戲錄序

卷之十二

記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記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浙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海鹽府經歷日記 海鹽州重脩學宮記

長興州重脩學宮記 長洲縣重脩學宮記

紹興新城記 重脩西湖書院記

華亭晉浦義冢記 睦州李侯祠堂記

二陸祠堂記 魚浦新橋記

卷之十三

記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吏部侍郎貢公平糶記 樊公廟食記

聽雪舟記 大樹軒記

知止堂記 知止堂記

守約齋記 一笑軒記

三友堂記 雪汲記

凝香閣記 壽齋記

行澤堂記 正心齋記

歸來堂記

卷之十四

記

內親齋記 中定齋記

約禮齋記 學詩齋記

鈇齋記 則齋記

月山記 小瀛洲記

愛日軒記 脩齋堂記

南樓記 生春堂記

尚志齋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記

松月軒記 松月軒記

卷之十五

目錄

七

記

借業記

南漪堂記

薌林記

梅溪草堂記

春草軒記

好古齋記

虛舟記

文竹軒記

卷之十六

記

管王山房記

純白齋記

固齋記

槐陰亭記

悅親堂記

尚朴齋記

五雲窩記

五檜堂記

養浩齋記

著存精舍記

野亭記

尚志齋記

碧雲軒記

有竹人家記

春水船記

水竹亭記

卷之十七

記

書聲齋記

西雲樓記

野政堂記

朱氏德厚菴記

松月寮記

春遠軒記

松月軒記

小桃源記

目錄

松室記

八

夏氏清潤堂記

賓月軒記

春水舫記

碧梧翠竹堂記

槐圃記

先齋堂記

雙清軒記

邵氏有竹居記

聚桂軒記

桐香室記

明誠齋記

溪居琴樂軒記

桂隱記

水南軒記

耕閑堂記

舊時月色軒記

東阿所記

中山堂記

蓮初堂記

顏氏永思冢舍記

晚軒記

思亭記

卷之十八

記

竹林七賢畫記

聽雪齋記

蔣氏凝碧軒記

石林茆屋記

蒼筠亭記

李氏全歸庵記

張氏瑞蘭記

怡雲山房記有詩

村樂堂記

慶善堂記有詩

嘉樹堂記

小桃源記

玉山佳處記

書畫舫記

信齋記

卷之十九

目錄

九

記

呂氏樓真賞記

移春亭記

竹迳記

來德堂記

清如許記

照春堂記

存拙齋記

青雲高處記

素行齋記

筆耕所記

改過齋記

敬聚齋記

安雅堂記

邵氏享德堂記

不礙雲小樓記

卷之二十

記

延禧路重脩兜率寺記

郡安寺重建佛殿記

雞足山安定蘭若記

隆福寺重脩寶塔并福田記

惠安禪寺重興記

方丈室記

清溪亭記

竹雪齋記

望雲軒記

半雲軒記

海屋記

小蓬萊記 有詩

鳴鶴軒記

玄霜臺記

卷之二十一

記

天風海濤樓記

錫老室記

江聲月色樓記

舒嘯臺記

讀書堆記

夢煥軒記

真仁堂記

海峰亭記

靜學齋記

游菴記

五湖宅記

書題附

書烏馬沙侯德政記後

書錢氏世科記後

卷之二十二

志

讀書齋志

鐵硯齋志

心樂齋志

養浩齋志

芳潤亭志

竹西亭志

芝蘭室志

萱壘志

漱芳齋志

養物志

濯纓亭志

癡齋志

西齋志 有詩

木齋志 有詩

雪築志

藏六窩志

俞同知軍功志

王鎮撫軍功志

卷之二十三

碑

兩浙鹽使司同知木刺沙侯善政碑

長興知州韓侯去思碑 富陽縣尹曹侯惠政碑

於潛縣張侯禦寇碑 重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碑

天中祥符禪寺重建碑
五妙觀重建玉皇殿碑
杭州龍翔宮重建碑

銘

寶儉堂銘 有序
穀齋銘 有序

裴生福齋銘 有序
自然銘 有序

甕牖銘 有序
心太平銘 有序

姜順齋銘 有序
初齋銘

止齋銘
不心不併銘 有序

陸道士息踵齋銘 有序
尚德齋銘

卷之二十四

神道碑

元故中奉大夫浙東憲楊公神道碑

墓碑

故處士殷君墓碑
改危素桂先生碑

墓誌銘

故志勇西夏侯邁公墓誌銘

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有元文靜先生倪公墓誌銘

七兄雙溪書院山長墓誌銘

故義士呂公墓誌銘
李元卿墓銘

歐陽彥珍墓銘
趙公衛道墓誌銘

南容教授杜公碣銘
白雲漫士陶君碣銘

兩浙轉運司書史何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馮進卿墓誌銘

虞德君墓誌銘

吳君見心墓誌銘

孝友先生蔡公墓誌銘

元故樂開先生墓誌銘

元故用軒先生墓誌銘

故張君子墓誌銘

蔣生元冢銘

華亭縣主簿王佳母夫人李氏墓誌銘

王母李氏墓誌銘

故鄆元銘妻金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墓誌銘

高節先生墓誌銘

馮處謙墓誌銘

姚處士墓誌銘

故處士馮君墓誌銘

喬山處士翟君墓誌銘

淵然先生碣銘

尚綱先生墓誌銘

雪溪處士邵公墓誌銘

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元故陳處士墓誌銘

青門處士墓誌銘

挽辭附

蘇先生挽者辭敘

卷之二十七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投秦運使書

上樊參政書

上寶相公書

代宋無逸上省都事書

與吳宗師書

說

純之字說

數說贈吳鍾山

命說贈天容子

拆字說贈陳相心

神鑑說贈薛生

說相贈王生

仁譽贈劉生

論

取將論

人心論

總制論

求材論

守城論

卷之二十八

傳

魏生傳

冰壺先生傳

白成傳

漢隱者傳

竹夫人傳

學圃丈人傳

魯銳生傳

慧觀傳

葉政小傳

小鴉傳

雷蓬子傳

陶氏三節傳

跋

跋君山吹笛圖

卷之二十九

目錄

十四

詩

送薛推官詩 有序四言三章 壽萱堂詩 有序四言兩章

送康司業詩 有序四言五章 題逸樂子卷 五言律

夜坐一首 五言律 舟過黃店 五言律

綠陰亭詩 五言十二句

送趙季文都水書吏考滿詩 有序五言二十句

送謝太守 五言排律四十句 賦春夢婆 七言絕

小香 七言絕 寄沈秋淵 四絕句

送貢尚書入閩 以後十二首皆七言律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同門招入雲居山中復度

嶺飲于水月尼寺賦詩書似太守及蘇州刺史

周義卿

用顧松江韻復理貳守并柬雪坡刺史

送謝太守 荅倪生德中來韻

八月五日偕錢塘王觀海呂李勛大梁涓人過湖

赴瑪瑙山主之招題詩雙松亭

感時一首

至正庚子重陽後五日再飲謝履齋光漾亭履齋

出老姬楚香者侍酒之餘興紫霄生賦詩

與姜羽儀詩 主之約詩用宇文韻

寄秋洲沈鍊師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

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呂希尚希遠聯句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已錄六首

十七日過無住庵因留題鑑上人半雲軒

用蘇昌齡韻賦李紫萸白雲圖

題夏氏槐夢軒寄雨道原詩二首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七言十八句有序

題朱蓮峰夢遊仙宮殿明日偕見輯章進凝香

閨詩七言長句二十句凝香閨詩有序長短二十四句

卷之三十

歌

盤所歌并序杆歌七首

江西饒歌二章用韻復雲松老人華陽巾歌

次韻有郎蔡彦文觀湖長秋錄呈吳興二守雲閣先生
題清閨堂雪蕉圖大樹歌為馮淵如賦

辭

桂軒辭有序送史才雙遷上饒交代馮原贈

詞

雙飛燕詞

雜文

陣園新語序鸞茶夢

四十五日約毗陵行

題趙子昂五花馬圖題謝氏一勾軒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六

附錄

琅玕子來詩 六絕

學生徐國次韻

徐國又次四絕

學生吳毅次韻四絕

羽儀和韻

玄霜子作

魯陰饒介

淮海秦約

鐵鷄子一解

華陽中歌

學生徐章次華陽中歌

學生謝思順賦

跋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東維子文集目錄 終

東維子文集卷之一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序

鄒氏道訓序

吳常熟鄒君士氏自旌德宦游歸理故園以老焉其垂訓
 子孫嚴其顛畫者凡若干件來謁余於姑昏邸次曰某髮
 已種種懼一旦捐子孫去 故述誠若干件雖語言拙直
 使奉成規行之亦不致畔名教墮門地且將勒石位置奉
 先之宮幸得子言重引之庶吾後之人知所警也已吾聞
 傳曰名門右族盛立如升天覆墜如燦毛何難易之相懸
 遠絕甚如此蓋勦者勞而守者安勦者儉而守者奢勦者

畏而守者驕也為祖父者慮高故有身後之誠雖古先哲
王不能無之書之竹帛琢之盤盂以遺乎後之人蓋懼耳
聽口受者易為滅絕而託諸竹帛盤盂者可不刊而垂無
盡也名王氏之道訓著于金石非竹帛盤盂之意乎為其
子者幸得諸耳提面誨子子孫孫又幸得諸示無窮者則
鄒氏後人續初繼業雖百世而可也雖然子弗抵服厥父
事此無先之訓也恐無先之訓矣故吾重告之使之恒有
其先庶呼名教藎門地者免矣夫

李參政倡和詩序

淇上野逸李以世澤起身十年至參大政江浙行垣未幾
惠冠文江南端其所建白有不合即引去退處白沙日與

布衣士談文字為樂其來江浙時孤舟疋而絕無左右之
孛以奸政其舟所載又絕無他長物不過隨身所讀書籍
耳其下交無雜賓而天台蔣常翁迺以詩人獲登其門相
與倡和流布人間嗜公以八位之貴不以下交寒素為厭
蔣常翁以一介之微不以上交公相為抗等此季世僅見
之事而議者猶以公進布衣為術者吾不知其說已常翁
裝潢其詩成卷非以侈自過實以表著賢公卿下士之猶
有古風也故余為敘其卷使世之登樞要隔寒微者見之
宜於此為恥矣

漁樵譜序

詩三百后一變為騷賦再變為曲引為歌謠極變為倚聲

制辭而長短句平吳調出為至於今樂府之靡雜以街巷
齒舌之狹詩之變蓋於是乎極矣嘉禾素菴老人過予雲
間即次出古錦襪一跌曰漁樵譜者凡若干闕雖出乎倚
聲制辭而異乎今樂府之靡者也吾嘗求今辭於白石夢
田之後斤斤得寄閒父子為遺山天籟之風骨花間鏡上
之情致殆無而有之蓋風骨過道則隣於文人詩情致過
嫻則淪於譚官譜也其得體裁亦不易易嗣餘樂於寄閒
父子後者今又得素菴云天譜之云者音調可錄節族可
被于絃歌者也詩三百島無一不可被于絃歌吾不知亦
先有譜後有聲邪抑先有聲後有辭邪寄閒分譜於依之
之殊其腔有可度不可度者則何如敢于素菴乎曾為素

菴蓋然而笑曰嘻吾忘律呂於漁樵歎乃中焉知所謂聲
依永律和聲許事哉雖然擊鞞之歌野人之雅也吾譜殆
亦自當楚雅乎素菴名抱素字子雲裔出吳越王有起進
士第號竹鄉翁家置萬卷堂者其曾王父云

牡丹瑞花詩卷序

余讀后山氏叢譚載廣陵芍藥白金帶圍者無宿種而出
出則羣更有應其瑞居台榭者如韓魏公琦王岐公珪荆
公安石皆應其瑞為不誣也於乎山水無知何預人事哉
蓋德運草木草木充焉非偶然也江浙省檢校字本魯子
升之庭有牡丹雪中作花其大如斗其色如魏家紫者人
咸謂李木氏之瑞也夫牡丹芍藥類也芍藥有當其瑞者

子升不當牡丹之瑞耶明年子升黜檢校除淮幕憲府其
瑞亦不誣矣庸詎知異日子升不躋八巨極品耶吾固有
俟於子升矣柳吾於牡丹有感焉者世有花工如朱單父
者能變木為藥為千種姿亦能使了令而華人口口口口
力妍化工迥爾或謂子升之冬花鳥知不有人力妍造化
者乎茅山外史張公雨神仙人也能頃刻而開花者也特
為子升賦花屬之天瑞為異時衫色之識吾讀其詩信為
子升氏之識也人又何疑於是花云子升出其詩并圖卷
一通求余敘於是乎書花之開至正元年十二月某日也

丞相梅詩序

一正二年春江浙行省丞相朵兒只公以清靜寧一之治

報于上上召入宰天下公拜命且行顧瞻後庭有手植梅
梅一本俾移植于明慶寺之殿陽邦民聚觀載舞咸手加
額曰丞相棄我去是足以係吾人之思已見梅如見丞相
焉於是僧古源采民之言以永歌之艷之人士從而和之
凡若干什者台伯相周布政南國會於甘棠之下後之人
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此甘棠之詩所以作也台伯之
教明于南國而甘棠之詩作丞相之德布于江浙而手植
梅之詩作若古源者謂得古詩人之性情非歟丞相去今
幾十年而是梅輪囷扶疏碩大繁茂有加于昔艷夫于是
有所瞻仰公卿于是有所感慕後之人于是有所興起而
想見其形容一木之植千載之情繫焉吁草木有託于人

者固不在地之有厚薄而在德之有父近也信矣而况護
持之力又出於金僊氏者乎丞相氏之德以栽之金僊氏
之力以培之吾見斯梅與孔老氏之植檜同無朽矣不然
南門之相有大四十圍者一蕭欣能伐之可不懼哉古源
以詩來屬余序余為之言如此夫思其德而愛其樹者人
之情也愛其樹而未歌以頌美之者詩人情性之正也序
詩人之意而不忘乎戒懼者亦文人忠孝之至也是為序

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

河濟寧郡教授成君彥明氏以文墨長才為 今天子錄
用洪武元年春遣使行天下經理田土事而成君在選中
分履淞之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圖閱歲終魚鱗圖籍成

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不欺積七不毛之
土并附以見裝潢手卷來拜草玄閣次求余言以為矐千
萬因成君致意萬一大農下問先生之言亦有取藉年云
子悼唐宇文融為括田使時開元之治已久天下戶口未
嘗有所升降也而融括籍外 得客戶八十餘萬曠稱
之往往出於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
民抱冤者無於所訴今 天子撥徠南北流移天下土田
於廢棄之餘非襲融之敝迹也而成君之所履又皆得屯
耗有亡之實可以助 明天子均田之政豈開元歛臣可
同日語哉於其行也書此為序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清明之朝吏仁厚不仁厚無以與其治昏亂之世吏皆虐
不皆虐無以趣其亡而守牧之係為最焉守牧號民父母
非上下疾痛相關如出肺腑不可稱父母元未藩鎮赴仆
守牧寄於戒行大偏小枝民望素不厭怪與珥聿膏囊囊
縱羣不逞故告訐門羅織著良以腹削創罷司察于民牧
者又以墨敗紀吾民將孰從而號呼也哉蘇民羅張氏之
阮如芟草猶禽殆絕生理

大明龍興天子選守牧勞來安集於板蕩之餘而侯實應
選民拜更生如脫焦火乃者京師起發遷徙蘇為甚雍容
處決民不知擾金谷事暇即以庠庠為務祀殿論堂廢如
逆旅舍公一新之強誦鳴兩廡如承平時嘗以勞民事稽

急奔命闕下將以戎律加之請忍死一言曰殺一郡牧以
活萬生靈某含笑入地矣上仁其言賞刑為賞秩吁若公
者可以稱民之父母矣天子仁明方選天下賢乎收入
政堂與大臣講治款公簡知既有素吾將聽公之大用而
為天下之民之慶豈直一郡而已哉吾徒宋敏哀郡人士
之誅歌不遠數百里求余文引諸首故書為序

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吳元丁未春番祝正夫知淞之上海縣明年以治狀稱取
海寇之變不四三日轉蹀血為衽席地民為建生祠君子
有勝殘去殺之頌又明年司臬者毛責細故停其治三月
士庶者稚日夜號泣如襁脫慕父母于是什什伍伍不遠

千里走 闕下慟哭為侯請天子驚曰祝挺者出吾持選
俾卧治海邦而司臬者敢忘之覆罪司臬侯服峻用天日
朗明羣情門悅於其行也會乩楊某饒之以言曰昔聖人
稱宥不齊曰子賤君子也霸王佐也單父之宰屈以小試
也吾於祝正夫既脫州縣勞亦以王佐之才屬之惟正夫
自任為正夫書座右之言曰天下事見得理便做弗計死
生禍福觀是言也正夫知自任也不待余言之囑矣

送陳錢趙三賢良赴京序

皇明龍興之一年 天子思興天下之賢人共圖天下之
治事於是道南北訪賢使凡若干人而浙士之拔等者曰
陳睿錢某趙某人以治才與學術兼屬之使者採諸輿論

內幣起之三人者受不詳會府令與計偕為浙士舉首其
行也來別東維先生請一言為警放先生酌之酒而告之
曰代以試經藝舉于鄉者至三四千人會于春官第其可
取者然後上名於 天子天子賜出身吏部授之官不能
二百人其為選也艱矣士有窮徑老死而不得與于選者
吏部或以旁思及之其為情也亦若矣今三人各一聞於
使者不必試于鄉與乎四三千之數譽于春官與乎二百
之數可謂步之驟而其選不艱也得之易而其情不若也
雖然三人者朝奏即暮召矣 天子遊心于經史有顧問
焉屬精於政事有試可為此非誠抱天人之學民社之具
鑿鑿乎 天子任耳目股肱之寄為名九卿才六部良二

千石躋民於泰和而指邦家於泰山之安則其膺選而去
也已不誦愆人不議忝不然却而慮也心亦寒已歲二三
子避席謝曰幸先生警教德甚大重酌之酒曰士窮而約
易守遠而汰易遷易守則德人之忠言易汰則陰默之矣
二三子毋陽德吾言而陰默吾忠吾將度二三子之有成
也往矣勉之甲午十一月十五日

送松江師黃公入吳序

松師黃公彥莫以疾謝職于淮吳大府手不執兵戰不衛
戶金鼓不振馬不駕凡百曰大府以詐疑力疾而往辭始
獲允未幾大府護以養疾吳門呂幸其疾瘳大用之寮將
而下及松郡官市老野吏方外之民無不折手交虔以為

賢傑用大則惠益大矣各執壺漿牲具張于西門外以伸
頌禱老客卿會稽楊公就舉爵以規不以頌曰黃公之報
所事於西夏侯義亦至矣臺平鞞不曰幾死護議幸公論
反平冊書雪志又伸矣丈夫事畢矣他護吳望哉公聞規
起作長跪禮讀爵維積曰先生言議入肺腑凜若沃冰雪
所不解甲服經居廬西夏侯墓者有如皎日予曰驛矣哉
遂行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至正己亥夏四月江浙省試吳越之士吾門弟子在其選
者三人焉南士曰忻怵色目曰寶寶曰何生三人者擇日
赴春官來別曰先生何以教我余既期其大對為漢晁董

而又勉其大器以宋李迪也三人請迪故迪蓋從於神故
先生者業或試京師神先以書見柳先生開開留迪客門
下出題與門下共賦迪賦出諸生右開驚曰君必魁天下
且為宰相異時果然余同年李中丞稷令之柳先生也三
人者以余言見之并以文為贄中丞當以迪故事待二人
并以文之占三人顧魁多士為太平宰相三人者誰先惟
三人焉勉之勿多讓迪

刑統賦釋義序

古者帝王時以治天下者大經大法 未所謂律也世
道既降巧偽橫生法家者流始制律以鉗天下之民奸
日滋則律日煩亦時使然也蓋律合起于秦定于漢律法

誦統遂大著于唐宋而傳霖氏為之賦刑統以便律學之
誦習夫繩墨陳而天下之曲直不能逃規矩設而天下之
方圓不能越律固攝契之繩墨規矩乎類潘蘇子曰讀書
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君子於其言可以占世變
矣哉 朝混一海宇垂平百年方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
繇科第入官凡獄一獄斷一刑稽經援史與時制相參未
有更不通經儒不識律者也保定梁公彥舉要歲為宗正
府掾常從府使者及省部官讞獄河南江北閱案愈多而
審律愈精人咸服其明允後司泰州筦庫遂著刑統賦釋
義一編上探經傳律疏史鑑有可證者而又折之以己意
推諸苛密而歸諸仁厚蓋傳霖氏之忠臣矣今年維禎備

員杭課提舉幸與公為同寮平布之暇嘗論及古典及今
之通制且出此編以示余始嘆公不惟精于法家之律而
又明于儒者之經史也豈非特之通才也哉嗚呼鄭子產
鑄刑書叔向氏讎之懼民棄禮而墮之于書也故曰先王
議事以制辟不知後世又有微于書而不竟者律其可廢
乎賦刑統者既舉律而約之釋義者又即賦而精之俾後
之莅政者有所稽而準焉足以權衡世變扶植世道而致
其君於堯舜之上蘇子之所感論者豈誣哉公自童年
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又以文其律家之學蓋知
所本哉余三復其編而深有所取且借為之首序云

監憲決獄詩序

自軍興來民不幸兵死者無所愬其諸訟繫諸有司者幸
而有愬已有司又付之不理訖與叛人戮死蓋殺民者殆
狗豕之不若官以李為職亦莫之下已嗚呼民之塗炭也
極矣余讀杭拔官朱蓮峰君誌監憲公平反冤獄事為之
慨嘆不已其言曰求獄不於其情而欲以筆札求之乎是
言也平獄之本也若監公者真神明人哉真仁長者哉使
今握兵在邊執法在廷者皆如監憲公之處心蓄其不有
吊冤其有不曰而枉死者哉於乎孝婦銜冤天為亢旱鄒
衍繫獄六月降霜天之於冤人報應如此今早暎甚矣監
公之決獄人人不自以為冤吾見隨車之靈至矣杭士夫
士咸作歌詩以美之而推予為敘首予樂為之書至正己

亥秋八月既望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一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序

送怡山提舉序

天下之仕之難於司枕征也歲一辨額賦十鉅萬雖輦穀
地宣諫者不羸是無母錢以為之本無旁司以為之恢歲
無論風雪陰雨水旱兵燹懋遷民通不通臨制者月鉤季
校額稍褪即戮辱其人不啻罪姦偽且不得以他故愬其
法外無漏內始獲於是密立闕纂使七賴游徼絡繹而鉤
攔之其故脫而漏籍為游徼者殆且過半蓋制無課吏
祿食俾就食其征則不可貴其人之不盜也又其漏者多

勢要者不幸一敗獲不一日二日用官令追呼脅持不從旬挾銜杖羣小竟排戶撒其推去如取寄物賦之陷而不登類此間有不畏強圉誓以文法律人人即中傷之且入官五日職輪課細一署其帳騰勢不得登醇白自引于亡過之地故更是者潔入汙出號投墨海完東殘去號入火獄故曰天下之仕之難莫難於司杭征也今幸肆大之恩若洞見其難狀舊之積陷既一日而蠲除新之日賦又據實而取為使墨海火獄而復有潔白清涼之日於是舊官如帖山氏者始尋與吾徒給解而去吾既酌之酒為報此賀而又過求余文故道其不幸於難仕而又幸其尋殊恩而墨海火獄有潔白清涼之慶也於是乎書

送闕寶臨安縣長序

北庭闕寶氏擢春官弟天子賜進士出身往監臨安縣以嘗從余遊且余同年德流公之子也過錢塘乞一言為別余告曰方今盜起淮穎間挺禍于江浙民耗於兵興罷於奔命者四三年弗復休民之良胥陷於盜招之而木歸嘻豈吾民之樂為盜哉撫字乖而飢寒之偪也水旱相仍而田不減賦妻子相流而農不息徭其秋害之原懸于州與縣州縣不聞之府府不聞之省臺借或聞而不信以至吾民財竭力窮財已竭力已窮而賦徭愈急徵求愈繁民死道路者相藉幸而生者其不去盜也幾希生時百里已為試政之初當推其情曰上恤乎民則民吾亦子上不恤

之則民吾寇盜也不可畏哉邇者 皇帝下明詔哀痛遺
民誠以民為邦本而本不可使我而耗也蠲之以賦寬之
以徭裕之以力凜乎若朽索之遇六馬且申誠守牧者務
在康濟生其上承 明天子之德意下軫吾赤子之困窮
招寇于民慎勿驅民於盜吾將見疲者甦流者復休養生
息以還中統至元之治必自臨安始也生以余言勉之

送龍孔易序

士有行年六十而強力如三二十人居貧困不支而恒如
富盛人曰番之龍孔易也今年客錢唐吾嘗與之往來見
其才氣學識甄綜天人議論古今要害以節量天下之成
敗治亂如鏡照著卜如孔鑰勘而左券合也蓋可附諸古

豪傑者而與今之豪傑盜虛聲以誤天下者蓋異日道也
然而急材者非之舉也使之蓄其有而無所於施則取文
墨氏聿橫以代司寇之斧鉞誅伐右之儉人諛子以警今
之似者吁此孰使之然哉乃至正乙未秋八月中書兵部
黃公昭承 天子明命出吊民江之左采天下之言以選
天下之才更其於豪傑之遺去者意氣足以俸之權力足
以振之吾將賀孔易氏之有賢知己也無幾孔易來別也
余不時與子相嬉娛矣余素鉛槧已偕黃公計史卜明日
行子何以贈哉吾偉黃公之能得孔易而孔易之為黃公
得也則為之言曰天下無事中材奉三尺而有餘天下多
故則雖豪傑應變而不足安危優劣之相懸而一時人才

之所值者具有幸不幸哉今天下亦多故矣人才非幸之
特矣行矣孔易母自幸也重為我告黃公曰拔一者孔易
拔類者亦孔易蘭悴而蕙傷鵠舉而鴻悅類不類吾將問
諸黃公黃公問諸孔易

送慶童公翰林承旨序

承旨非古官始唐以文學士備顧問出入侍從因時忝謀
議納諫諍署以翰林遂號內相惟承旨尊為東閣第一人
誠以其人老執故常練達當世之務凡天子機命內外密
奏朝廷有大議擬廢置不時豫他人者承旨得專受專對
而安危成敗之決在焉吁仕之重若是而世以承旨為安
老置散不謀設官意乎至正十五年冬江浙省平章慶公

拜翰林承旨東之人驚相謂曰朝廷以江浙為東南大方
面寇盜日橫楮幣日蹙民日不聊生天子授公密命賜五
紋龍衣金虎雙珠之符俾專理東方以便宜行事假以歲
月期其克有成功遂陟相位已日迺今一旦挈而置之散
地於公優也東人何恃耶會稽楊維禎為之解曰朝廷以
公世臣且負重名天下出釐東土島夷革心猶兵受命文
恬武熙折重千里於笑談尊俎之外吳越遺民不見兵革
者幾三年可謂無負 明天子東方之寄今天子內治益
切歸公於東閣蓋有寄之重於東方者已庸詎知承旨非
安老而置散承旨非安老而置散則有任天子之重者公
知之天子知之固非安老而置散也的矣公之行也傳提

舉生本而下為訝詩凡若干者推余為敘余不辭亦欲使
公知東南之士有知公之深者固異於東南之人也公燕
見天子時天子或問公以承旨於東南士論為何如則
吾文可出矣於是乎書

送高都事序

傅稱子產為政其所能者亡他句能材被其人焉而已耳
材被其人句人各能其所能而子產之能無不能矣裨謀
能謀子太叔文而能行焉簡子能斷大事公孫揮能知四
海之為且一辨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又善于辭令子產
聞四海之為於子羽使裨謀而簡子斷然後授太叔行
之是以鄭無敗事子產善於材使之力也江浙平章左丞

納夫公祖徂淮夷總制於金陵急以材使人才為首務曰
善謀曰善斷曰善行而善辭令者皆禮羅於幙府使各竭
其所能此子產氏之善於能人之能也高子令之秀而文
者也又善知四國之為與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而善于
辭令者也是高子一人而兼古者二人之為此總之者之
選於子知子產之選於太叔公孫揮也宜具有補於總制
而總制右無有敗事都之以幙府元僚不為過已抑余有
詰于高子者今日之兵有田貓曰鶴者固測甚於虜人知
以貓鶴禦虜不知以虜待貓鶴既有烈於虜者叫知四國
之為而辨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者其有不嘗於此乎不
嘗不智嘗不言不忠言不力不勇總制之稱善于材使者

疑不若是故於高子申以問之

送魏生德剛序

庠序師有主教其法有正有錄正錄而下有訓導訓導出
主教自辟或提學官以物論推擇之位若卑而其人之德
行文學則主教者之副相也主教其人或下之非宜副相
實賓師已故庠序不得賢主師得一賢賓師亦足以重學
枚也吾同年同知安慶公之子闕國用氏以明經擢第來
監杭之臨安以守令治本莫先於學校每朔望下學閱其
教非所教養非所養弟子員多闕之人材無所成就大懼
無以合 聖天子崇傳責勅之意于是走吏不遠百里外
捧檄幣于同門魏德剛氏禮為庠序大學師德剛戒行來

別余求一言今盜起淮泗挺揚於天下郡縣為郡縣者方
以募兵調賦造弓矢器械為急務莫暇治學哉而國用以
書謂余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教絕衣赤幘色城絡野翦
以斧鉞而不勝者有司之教衰而禮義之維缺也吾其可
以廢學校一日之教哉魯邑絃歌不以劉項攘槍而暫廢
今盜狗鼠爾吾又可以魯邑絃歌之裕棄其民也哉余既
喜而復其書於魏生之行也必敘以送之且期其細民于
禮義而還太平於今日當自臨安始

送司農丞杭公還京詩序

余友曹文炳過余次舍談大司農丞杭公之履歷行事公
當儒塗世家鍾嶸眉之秀百珠才過今 主上開國金陵

以青年經術取法史以法史取郡邑牧以郡邑牧取相煥
賓踰月而御翰親除今職不十年自下史至九卿進取捷
速才之不負人也如是出使吳松經理僧道故官田土曾
無苛營徵僥以詬言為期會訖不刑一筆而事集于兩月
之間今還京報命郡人士贈言未有當公意者望吾子一
言出庸衆人右且不為投之暗也余復之曰農國本也少
吳氏以扈設正倉姬氏以稷開國秦漢以來曰治粟曰大
農曰春卿曰司稼皆所以崇本也今稽古建官以大司農
首列九卿可謂知天下之本矣而杭公方以才諳當御選
之筆言聽計從非農之福耶其經理而歸也與人誦之考
功書之吾人何敢以老羸而辭于一言遂為序而又係以

古風人之辭曰十年農星晦無光太史昨夜占五潢國家
大本重穀祿曰奎曰胃明天倉中書垣次大司農署秩列
九卿尊大府春耕籍畝冬藏冰去十五官分九扈杭公均
輸少卿屬賦足國家民亦之農田漕運一時了文如錦繡
人知玉歸未奏議帝曰俞詔書寬大賜民租太平治象今
日見不用再講貞元宰相均田圖

又代馮縣尹送序

司農在周官為太府掌九賦九貢秦為治粟內史屬官兩
史屬官兩丞漢有司農丞謂之中丞唐置丞六人敘主
上開國金陵他府寺有未遑立而農正司先之蓋以錢穀
金帛委積所在天子籍田耒耜京師百官祿廩朝會祭祀

賞賚之取給其務農重穀實為富國強兵之本故職司者
非康成之文學牟融之達務不以授之元年冬十月大司
農丞抗公仲玉奉命來淞經理田賦功成朋上無漏無
溢其用法不徼馭下不煩不越三月而事集郡縣稱美其
人曰無社中立繩更之急而有鄭莊千里不齎糧之効嘻
其治行可知矣抑余有告于仲玉者主上新收浙地官
民田土風有成籍然仰人租額歲為地主有增無減阡陌
日荒庄佃日貧至于今蓋窮極無所措手足矣農丞之秋
上亞大卿而司吾庶土之生者歸覲主上主上問吳民
疾苦倘有以言之三吳之農幸矣是為序

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有明受天新命開基金陵百辟効職百將効忠實君
臣千載一時之會所以勸大業臣妾天下皆國家善於
用人也竇定李侯浩字師孟材足以任重智足以撥亂淞
歸附初奉命來為二守蓋以股肱心腹之舊授以勞朱
安集之寄歷政甫期賦役高下以均倉庾出內以平功過
點涉以明利害典除以當關梁啟閉以嚴鞫訟審錄以寬
淞七庶拜頌為古循吏今年春中使銜命下郡取為機
道法從侯不稅冕行郡士民攀挽不可得乃什伍之相
與饒之西關之却舉爵於余乞一言為贖余舉爵酌侯曰
天子任股肱復之臣如侯者不幾也侯慎之再酌曰侯歷
民間往當以生靈之憂為己憂以答天子之大寵命三

酌曰海寓尚有未賓服者願侯佐天子平定之無久勞金
革為也侯反爵謝余曰其不武敢忘先生之規已而上海
祝大夫持纜軸來求書為餞於是乎書

送檢校王君蓋昌還京序

士生亂世不以寔而苟售必遲、堅忍俟其人焉而後與
此非志之遠識之卓毅然大丈夫不能若今中書檢校王
君蓋昌者是已余歸老汝學君與富春吳毅桐廬章水會
孔張憲山東馬成吳門楊激減在高才生之列時秦郵張
氏據有六州檢校明進權推盈脫諶於市者弗可計或有
率君往者君曰咄哉醜爾秦郵豈王郎之主哉吾非惡仕
也顧仕有時吾方慎俟其人也已而君辭余客泗水轉徙

下邳韓若窮阨人有所不堪君方彈缺自哦秦然無幾微
見顏面 皇明受天明命君自賀曰天下定矣任有吾生
矣徐守臣薦其所其于相國見 主上於謹身殿敷奏項
上偉其儀度備其論裁大器之特授中書檢校嘻非其慎
仕得時訖於真主之遇其能度契致是哉吾謂志之遠識
之卓者非其人歟今以便事至汝首謁大成宮釋奠先聖
繼訪余草玄即次展師友拜留若干日行郡守盛昇醮之
泮堂諸客咸賦詩為君侈且為私學校侈又必推余為首
敘余重舉酒租之曰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檢校拾
遺舉缺又贊宰相以治天下者也天子倚治於相、資夫
於檢校檢校相之弼友也任重矣哉任重矣哉以為序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 二首

余曩過田野見父老四三人聚首相與言縣令馮侯之賢者或泣或歎扣其故則曰自侯下車將二期民沐其福者不可枚計其馭事也簡其調役也均其徵賦也仁其理獄也雪而明民聽其令無有捍格日公自平若出鈞石之劑者二期所行殆如一日而執事者以毛髮細故裁之吾民疾苦顛連無告者三月不膏失又母余聞其言而識之今年春天子遣使行各道覈郡縣更名實審侯之行爲至志緒爲上最使復於上曰馮公者出吾御選宜其政之不負吾法也於是嘉其功陞新州守民又成涕泣曰吾以侯爲吾大官會府中今不得天何敢吾父母思以恩彼

人哉吾嘗論吏之良否爲民之戚休得一良則一郡喜失之則一郡憂故漢吏重良二千石今侯自縣陞郡推華亭之治爲新昌之政吾知其爲中朝良二千石矣吳日復來
甦吾民余日生望之

又

華亭爲松江望邑貢稅財賦當浙之什伍編戶至百萬迄乎兵燹而之繁富者百不一二爲邑者亦難乎其治矣丁未春烏江馮侯尹是邦以勞徠安集爲己任流離者返之瘡痍者起之閱兩期而邑始成署所民欣然如瘥者之紀行執執者之濯清風弱裘者之歸故鄉見父母也是年夏四月海寇作誑誤遠華亭者幾百數侯誓死力辨于統兵

曰華亭素善地古二陸文物之邦民非畔法軌而從人于
逆者統兵兀其請而郡之生靈更生於 聖代者皆馮父
之力也民為建生祠頌其德不忘其慈民之窮凡可為民
所 者無不為上聞其人識其姓氏以為可吾之良二千
石者遂陞守新州民父老幼稱奔餞于四關之外遮馬首
而泣曰吾田之賦侯均之吾丁之役侯節之吾訟之鬱而
不平者侯伸以理之今去也均吾節吾而伸以理吾者將
誰望歟其是 之清不啻子之失慈父而立于頭無人之
境余為解之曰杜甫氏有言元使君得結單如十公落
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今使馮使君輩參錯天下列
郡豈有萬物不吐氣者哉新昌之生息皆鋒鏑之餘吾想
民不未復地荒未闢者望吾侯父母之至如望歲然將見
頌聲作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真我 朝良二千
石之慶也他日秣滿歸贊中書政堂其澤天下者可勝計
哉吾民其侯之又復何憾

送楊明歸越親親序 二月八日

仕與親孰重曰親仕有時乎為親則仕非重乎曰祿足以
還親則仕祿不足以還親則仕無愈乎啜菽飲水之為親
樂也仕又何重乎宗姓子明辭烏府檄而歸里為堂有垂
白之母也身雖居闕下凡取 乎定省之前東睡斗山之
北白雲之思常在心日今年春自白下理舟楫過淞謁余
草玄閣次急以別告問何之曰白雲之思日夕在倚門之

廬矣今乃行請翁一言以為教余以明在閭里時十歲以
孝悌稱洎長豪爽不羈侍親強健又孝婦善事姑遂起官
情欲伸所抱兵變備涉險患志不直遂而親且老矣庭前
風木寧不有感乎宜且歸之晚也於其歸也序以送之又
係之詩曰天西白雲天東飛鳥臺春之鳥依之高堂游子
歸未歸堂前春草生春暉行二舟發彭郎磯勿道霜露露
沾人衣

送斷事官李侯序

大梁李侯文彬氏以世居執法有決識才簡知于今天
子天子親賞拔為中書斷事轉都督斷事克于其職凡邊
民有誣誤郡牧有不白案出使推覆咸以平允取信朝

廷今年春 旨以田蓄覆實事至滋旬浹間得成帳報于
上淑官吏父老喜侯勾檢得失不可授而一輯羣來乞言
於會稽楊維禎維禎聞侯任天子耳目寄者已期年大明
之古道直也則為之言曰斷事在古為士客因為寇者為
理秦漢為廷尉今為大理斷事天下事有不平者平於君
君以平於斷事斷事之寄不輕也較然矣獄必以果而斷
斷必以明而審明果俱至又必不為上所歛旁所撓則其
法始伸職斯完矣有其明有其果而又無其旁撓上歛者
其稱譽比古漢于張用是占侯之峻躋華要內中書
部使者郡二千石不俟龜蔡證矣吾與天下之民共望之
洪武二年九月十日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

序

曹氏世譜後序

會稽鐵屋楊維



者

廣陵曹時復以祖父世譜來告曰復以兵變去其鄉已十有七年幸祖宗坟域先人某水某丘尚在兵息將挈家還鄉得先生一言敘其譜庶吾某與後之人不忘其先之所出卒葬之歲月也按譜曹氏譙國人自幾世祖某徙居于汴曾祖成之又自汴遷廣陵之蜀岡大父某浙行者僕使妣周繼王宣使君卒王以盛年守節考某翊正司照磨贈爵奉議汴梁路治中妣霍氏太康縣君太康君善理家考

游宦於外子六人皆太康君力教而有立長子時升廣師
府奏差蚤世次時泰爵奉議留守司經歷至正癸巳某相
奉詔招討江淮海道相擇從者以時泰行泰奮然無讓愿
險涉海鯨浪碎作舟覆而沒相聞其死忠贈某官妻鄭氏
子一次時益翰林院典書蚤有文名三淮兵梗奉母及繁
脫難出虎口辟地于杭以疾卒妻李氏子三次時晉海道
府掾起漕抵京師工多其功實官嘉禾照磨道海運吳便
風舟沒萊州洋妻舅氏霍仲昇女通書史喜讀古孝義傳
時貴人有聞其才欲欲其志擔曰曹氏世稱忠孝門妾敢
如庸婦人畔教苟夫兩姓以辱其門乎卒謝絕之妯氏鄭
與李聞其志節相率守誓而忘他志李氏一子刀紡績資

之出就外傳使勵學國隊前聞人世曹諸子亦相率有成
三節氏胥有請於復曰願歸故鄉守吾舅姑坟墓且使諸
子有耕稼地吾屬死首丘無纖毫憾復之歸計遂決行舟
泊吾門霍氏持茗丘為吾老妻壽後再有啓曰某不幸三
伯氏天命而止嫂三氏同一守節先生秉鏡史筆傳信避
國史倘昇餘論獎重之非直三節有恩曹氏一門其有光
矣 鐵史論曰歐陽史著五代死節臣不多見得王凝氏
斷臂妻一人特表以愧男子之不如者今曹氏一門另有
沒王氏婦有守貞節非一人得於喪亂流離中皆不愧疑
妻代有欽太史其不在列傳乎萬一遺史氏則吾錄之以
繫諸曹氏譜亦使七國臣有不如三節氏者愧云

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

今天子龍飛金陵奄有四海收圖歸職方者過唐越漢兵
興以來土田阡陌無定籍可稽田是立大司農堂庶土凡
賦九貢又遣使行天下以經界為重務也而北庭黃侯萬
里氏在選十分披華亭履出事事畢還京邑士朱輝為繪
田間罕又圖以見侯勤於王事而敏有成功也持其卷來
謁東維先生於草玄閣求一言以重其行先生器其人品
才氣為相門之後辭不獲為敘其事于圖尾又採民謠為
詩一章章八句侯前朝中書右相國孫大恭也連公之嗣
也讓門廢子弟自起身儉直歷太和縣監濟寧行垣官句
皆有休譽今以才幹履畝于松其報最于上所優賞爵秩

苟又分符三吳之地吳民之所望也侯尚以子言勉之詩
曰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
藉四海均田喜有圖海市魚鹽開斥鹵御鄉擺種熟膏腴
實功行見承殊渥此地重分漢以符

送山西省叅知政事陳公序

叅政起北魏而歷代因之我朝經論草昧之初設天下
省署凡若干所各以叅相主之名丞相而實則行丞相
事地嗜方而之寄重矣茶陵陳公由兵部尚書擢為松江
郡守未期月改戍天子又選陞山西叅知政事瀕行索
別於會稽楊某某錢之言曰唐蕭瑀叅相事太宗稱曰瑀
言事不以利休死懼真社稷臣魏徵叅相事天下米斗三

錢本東謂羣臣曰此微勸戒行仁義之勅也今公在吳元
初以鯁正諍朝廷大事不以死懼恭議朝章詔令律書
糾正切劑垂一代之大典以平日聖賢之學誅仁履義匡
弼帝躬務致堯舜此瑞徵之才之志也天子簡知天下
想望風采也久矣山西勅立方面統州六十有三為南北
京腹地天子時巡之所首選重臣行丞相事公當其選
吾見其益厲忠蓋以答重寄勞殊流移薦道遠弓切道
俗成襲衣冠入朝宿衛羣元仰給至外戶不閉旅不齋糧
使洪武之治出唐貞觀之上公稱社稷臣不在瑞徵之下
非某一人之望天下人之望也洪武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敘是日松江通判方從善推官孔道原經歷石宗亨祖帳

西門外舉酒為公別而令門生朱希錄予文為贖

送都督府指揮龔使君序

予友濠梁龔君希魯以文武才屢奉天子命出使思播
响聲等絕域得其要領還報天子天子多其功授中順
大夫京畿漕使秩未滿轉指揮大都督昉于唐行軍征討
在其本道者曰人都督大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
外任之重無比焉今制革拒使節度使在朝立大都督府
指揮正副凡三十有六員鐵鉞彫戈山元朱組視古班儀
為有加非智足以泰朝美勇足以總師干勳勞夙著者不
得居是選也天子耳目官有不言者指揮出使得言之指
揮之鯁正強直且為天子信近臣非侍掌嚴環衛而已也

希魯以布衣不千年處宥地位益崇心愈下執：為無
一毫倨氣矜色君子占其人為右賓之原德重器而况足
述所歷博覽天下之民風史樂他日術術論秦徐吐吾民
不平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當稱 天子信近臣是在希魯
矣希魯行索言臣贈于是乎言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聖天子以南服之土地人民未復版圖不忍加兵選通經
練時事者喻成德使歸請正於是王侯某以大司農司都
事在選忠純傳至吳浙者大臣謂黃爾之寇首鼠之 久
懼辱 天子信使留弗遣又明年者大臣承制授侯判兩
浙鹽運事分司海上竈前海挿聞侯名皆手額廣搗提老

稚讓呼羅拜願受其條教退則更相告戒惟今之共修牢
盆積薪草維法程石蓋括池鹽相時率化無愆陰奔滿少
一戾期則各知赴功以登歲課鞭笞愁苦之聲不聞精既
更窟倉場者奸無所宿奸諱者或設誣辭污蟻侯侯行愈
厲焚香矢于神曰某行負朝廷欺民庶神不吾祐否則有
以直吾枉粵晉而詳者死民益駭嗚凡為天子命吏惟誠
可以格天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其感應捷若影響况於逆
虜乎况於醜丁乎侯以中原世祿家為朝廷風紀臣不幸
不揚聲虜庭喻禍殉國難及司海王之賦完治本而力行
之又不幸為猜既者所害遂矢于神神報之若響嘻民可
欺也天其可誣哉吾悼世之橫吏受方伯連率之寄者欺

公因上銀鍊民以遂其妍天若因聞者未定故也定則寧
有遺憾乎吾嘉王侯之能以誠任諸已又能格諸神錄其
治行為他吏勸云

送華亭縣丞盛侯秩滿序

昔西門豹為鄆令魏文侯誨以就功名之術無他使其
取諸人以為善而已耳鄉邑先受坐之士必敬而禮爭之
又使求其捨美揚醜者參驗之蓋以幽莠似木驪牛似虎
白駘似象武夫似玉此物以似而亂真者取人亦然其得
不審辱廣陵盛侯彥思二尹于華亭下阜之初首詢邑士
之先受坐者以師禮事之其次可友者以友義待之又必
於掩美揚醜者覆而信其人其人之翻覆傾危者遠而去

之如避仇敵故其取諸人以為善者不可數計旁及乎方
外之士亦所不遺故其為治最績徹上府民之頌聲不歸
令長而歸之二尹一考之內二易令長如閱過客而侯安
於位位覆如令長民情之如慈親慈慈焉惟恐其秩滿而
去也嗟二尹之賢于令長也可知矣探其治本則聰明不
作智數不自用而為吾聰明智數者取諸人如西門豹而
已耳彼三易如過客者其道相反故其優劣之判如此上
府才其能賢其德陞以佐大郡竇者慎又何過耶其去也
方外士自延慶而決凡十人徵吾文以餞別故吾樂書其
治為侯之贖且為他吏之勸云

送園結官劉理問序

至止廿六年秋七月東藩吳主行郡縣團結之政選使之
郡大叅周公躬至嘉禾諸郡而理問劉度在淞江侯集民
高年用酒食禮推擇為衆所綱者萬夫長若干人下至隊
長若干甲夫小相繼更贈以言歸為國主告古者團結之
政蓋已見於管子之理兵上矣仲之軍令始於五家之軌
卒伍定十室軍政成乎郊禍福相共緩急相死此霸國團
結民兵之法也然王家之兵莫杜於臨淄蘇秦曰臨淄之
戶七萬計下戶亦三男丁三七可二十一

壹富而實其俗闢難走六、轉喻鞠車聲擊而人肩摩也
故齊之國以臨淄而強天下莫能當世降五季則團結禦
寇者適以長寇民有所謂曰甲軍者又皆不受令於公家
者也梁真明五年吳團結民兵徒保衛鄉里今倭以文武
才畧輔國主之政為國理兵管子之令其有不可奉行者
乎君將印侯以吳藩屬郡之民如齊臨淄者有幾哉不則
吾懼所結者大抵五季之白甲而已耳於乎後世霸國不
志世無功而志無臨淄之民也吁安得民如臨淄者無侯
論伯國團結之政也哉

余公叅政序

叅政不見官於周起於後魏隋唐因之亦職相者或有不
及故使叅為職雖下相一等而抗其職者在焉則貳台衡
秉武化蓋亦行相事矣叅之位也不亦重已哉非老成有
謀議堅疑正者弗足以居之淮行有在吳門太尉張

公嘗領之恭預其政者或出自辟而自辟者非一已好惡
之利亦公論之出也秦陵俞公希賢嘗以正諫居恭諂
府諫有不從輒求去凡上府有大刑政大典禮必先預
其議反覆裁訂至當其可而後止府中稱骨鯁臣予聞昔
志肅魯公恭大政權貴人憚其骨鯁自為魚頭恭政公以
恭諮府骨鯁恭政相垣其不為魚頭魯公乎然昔之魚頭
內忠於天子昇平之朝今公匡救於藩國及正之日其糾
撥亂邪風力凜：焉者不又難於昔之魚頭乎於戲一邪
正之進退一國之安危繫焉惟公之系安危者至以身之
去就爭之吾見上公府之有人而淮之民蒙利利及以江
浙之民者於公是已予辱與公友樂公有操而期公之有
為故敘以言之公必有以證吾言之不人妄也

送提控案牘李君秋滿序

府控牘官視大郡照磨官不出吏部選而二十石以實禮
禮其人者為其贊治於二 莘亭以戶口之庶升松
江會府賦稅輸四十萬自淮兵度江駐吳為方而松以近
稱雄繁為吳大牙地初以將官帶二千石事馬步帶法曹
通者兵革稍戢郡府還牧守而別為判推尚多缺焉幕言
提控案牘二其分寄者豈惟文案哉官民僧道及海塗土
蕙之賦加舊十六戶口徭役獄訟聽斷營造供億亦借從
於曩時雖府長得人而幕佐之材長亦不能主辨故其選
也必擇才具絕人者居之其責比古長史司馬而功居半

刻其罷軟不勝任者不敢觀而處焉邗城守君實氏輟淮東憲史居控牘千松戶口徭役獄訟聽斷營造供億加以一時清河築城漕饋之劇皆能相其府長了於從容談笑之頃上不失貴而下不寡恩野無怨聲府有坐噴宜為長所賓禮異於罷軟不勝任者今祇滿去長如失其友秦如失其師氏父老如失其著蔡衛石其行也張子西關之外父老談道其能且賢者詢文於會稽楊某以祖之子容松耳目其贊治者與父老之言合於是予書九月初四日其友承維揚秦文繹彥思求書上軸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昔孔門諸子言志有勇士有辨士有聖士之分而聖士始

可為王佐才也子路願得白羽如月赤羽如火鐘鼓者震天刀劍者運理將而攻之前無敵國天子許以勇士有其人也子貢欲委衣結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夫子許以辨士者其人也惟顏淵異二子之撰願相明王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陽和調人物繁阜鑄庫之兵化為農器夫子許其聖士者此也余為之慨然曰聖門諸子不幸生於亂世而有可以強兵可以排難可以宰天下而安百姓者其才無不備田賜之強兵排難者隨才以見矣夫大不幸顏淵之相業不見於特也吾嘆今世果無其人乎抑有而無國君以主之乎吾不得而知也迨者河南省督辛公以天下天將軍伍 天子

中興不遠數千里起張先生某于天台屬宕之間先生隱居避世學顏淵之學者也學顏淵之學則志顏淵之志今赴河南錄之見 明天子將以顏淵子之望；其王佐之治已吾聞河南公幕府有君子營者五千人奮長戰三軍如田之能者有其人矣勝耕古伐甲兵加賜之能者亦有其人矣願未知銷兵為農器撥亂還王道者有其人乎無也果無也吾於先生屬之先生能展顏子之所能使由賜其人無以施其能則河南之業成矣先生之志行矣慎勿曰蘭茝不與鮑魚同肆臯夔不與逐比同時

送張憲之汴梁序

會稽張憲與奉元趙信俱游吾門二人者各負忠義之氣

經濟之才而未遇大知己以施諸行事也至正甲午憲嘗以布衣上書辨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軍之上出奇料敵言一一中表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春寇復陷常湖又以策千苗部之總兵者不能聽輒去嗚嗚泣下醜酒祝期得入佐世太尉張公聞憲名辟以行人俾游說江東且輸平于淮安來別曰憲行必見蔡大將也得君師一言之歡憲有以藉於蔡公矣予聞唐相臣裴度之位在中興也延攬遺傑收復失土入懸絙者以愨之勇獻德棧者以耆之謀一武一文各適其用此所以成功之易也今大將人期為唐之度也豪傑歸之唯恐後顧一得一耆愨已乎倘得昇冠不足平矣信既行予以懇期之子獲獲狂者之所

長當庶子已子勉之使大將之門三千客中十九人內稱
有趙張兩寄士豈惟无吾門也哉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華亭倪中字德中子在曠漢時嘗從予游於學有異能解
行修志立一時行輩推服之至正壬寅浙省貢士三十有
二人中名上游明年會試以病不行今年丙午會試于京
優其臨海而來者即奉天對倫魁又不限由士天子親以
制科策子大夫詢以時政之急中以極言骨體慮之其為
漢而第一人必矣自兵興來士氣不振將二十年朝廷貢
舉未有卓然輩出迨隆延祐泰定之盛授牒以出者類亡
治狀至是班班煥煥更番取達呼吸折節以責其所自出

若是者豈徒辱科其辱國甚矣自漢舉賢良舉以仲舒而
辱以公孫宏唐舉進士舉以陸贄韓愈而辱于皇甫鏗王
涯之流宋舉進士舉以韓琦歐陽脩而辱於丁謂王介甫
之輩於乎士之出於一日場屋言辭俯仰之頃遂為天下
後世成敗毀譽之繫如此此今天子之厲精發憤而親策
子大夫務得真材之用也甲上第句科以之榮國以之華
者吾有屬於中矣中高以予言勉之期無負于師無負于
明天子也

送華亭主簿張侯明善序

天下錢糧計所百萬而吳為最吳州辟計所百所而松為
甲淞兩邑華亭上海歲亦一百五十餘萬自張氏來兵賦

繁興民力單矣重羅錢氏之禍彈萌凋喪流走者十六七
今逢 聖明統有南北首立司農經理上猷慎選守令申
以農事所重在乎國賦也守令于訟者往往如履陷穿則
以民 賦劇律之簿查者甚嚴而恐之于外之及也郡守
林公下車未遑他事首以國賦為第一義仗屬之官與以
期會中以賞罰而舉亭主簿張侯明善所分堡社督力有
首獨委先集之功堡父老無怨言且屢謁錢史先生乞文
以送之于喜侯為曾濮公卿之曾青年敏學有治才盡仿
之言而況重以羣公之命遂為敘其事而以詩四章 祿
租一百五十萬比似他邦十倍過不是乘除贏縮妙權科
下下弄人多

白 紅鮮百萬艘張侯三法獨稱優黃堂賞罰明懲勸
綵帳旌功第一籌

道不拾遺戶不闕田萊盡闢驛橋完金陵天使如相問
此是薄鄉好宰官

風雲有路開駸驥杖屨無巢宿鳳凰東閣相君為座主
使從玉筍立朝班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濟南譚君清叔由奎章閣屬史授儒教再轉而為平江路
知事於幕員在經歷左然吏抱牘進不涉其筆長不敢先
事故府中事無鉅細得持可否君恭幕員以來議可贊不
成一當理府疑此未決輒就諸訪吏伏民隱未露雪又

能發白之同列風裁以君振長官賓對以君肅然猶以不
得行平生志為慊、年考未滿而河南行者辟為屬掾清
行吳人士為祖帳西風門而乞余言以為君贈予惟今之
負才而仕者往往限資格以為進退而吏部以恒格外榮
選用之科或一 輒遷甚近者 月四三月未嘗
有及考者可用賢法富爾也今譚君暴起身閭史不二十
年躋七品秩賢留守佐行 其才名操行足以 於時
而行丞相府又推中朝選用之利 急聽之務曷 是乎
夫河南為省控要會於四方禮樂文物海內之所瞻而尚
為者也君出贊重裨政今以成行丞相方面之功亦可以
少伸所用矣用彌大聲彌振 中朝急聽者又以選用法

拔而進之由是以佐相府者上位 當守以大流惠于天
下豈不在譚君乎哉惟君益勉所至以會所選而已耳至
正七年十月廿有二日序

送陳汝嘉潛掾秋滿序

國朝入仕之門莫尚進士科然士之懷抱才藝者不能入
由科而進也轉科之業入司積更為起身者制書亦許之
者以司積更積勞而階于宰輔者亦往往有焉不必
其 於進士科也華亭陳汝嘉世業儒始以文學自奮躋
於場屋於是周毗陵郡侯薛公之辭為司積吏及考潛府
復以汝嘉之才復辟為案牘之司今復書考又將轉之於
師闕過此則陞者垣入流品官州縣而有民社之寄矣吾

聞汝嘉之吏于郡也廉而克勤佐某守以行者歷歷可稱
道居漕府也屢駕風 涉洋海周之以智慮濟之以忠誠
故調粟至京如履砥道而柱功捷而敷 折明上所眷其
勞而賚之者甚厚嗚呼以汝嘉既往之行觀之則將來之
績蓋有可言者已汝嘉年方強而志甚速猶格而進都窮
秩食厚祿可指日俟况其材實益茂聲猷益大執政者一
汲引之躡省級而上則世之 吏起身階至宰輔者
吾不敢 之期汝嘉乎惟汝嘉之母曰吾不得 上賜進
士出身為儒者諾病吁彼進士出身庸詎知其路而不得
峻躋其格極者又豈少也哉其行也吳之大夫士咸賦詩
以餞之而取余言為歛首云至正七年秋八月廿有一日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番禺陳君仲剛由貴溪主簿遷浙之龍頭鹽司丞見余錢
唐以余嘗令於亭請曰君獨無言教我乎余曰治莫難於
亭也久矣治農者農出租稅視早滂有所蠲置治事者異
是歲集盈數約以三伏：計以旬旬虧則簿貴歲虧則祿
奪矣設其著為令甲雖飢饉之年兩滂之月不得以妨工
控愬此職於亭者之難為也漕府飛符晝夜下督責吏火
急如律零更鷹擊毛鷲傲其私者甚於公而亭益愆矣亭
官出語為亭地即以格令甲生之即坐又不得損職去被
繫微纏如香藤之繞故職於亭者往：不得不效屋其性
牛羊其民人奇誅趣轉以為奇功且可擅名聲資進取豈

弟仁厚務為善政覆不足為賢而重得咎既然則雖無善政勢端使然也君豈弟仁厚人也善政施于首溪之民而移之于亭得無法乖其政勢格其志即然而君子為政與其不得譽於上或者奇誅趣辦為奇功不知其下之病而上之累益甚矣故雖病至今日而極非亟理其本雖荒棄不能善其後也大司農方思治病之本減估直以通民食蠲羨頌以紓亭方截日更新吏專選廉良勿俾苛刻者重病之居新吏也奉法順率興亭更始善政之行適會其時矣司之令豫章胡君余所善更以余言講求其本末異日課浙饑最者不與龍頭第一持誰與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

東維子文集卷之四

會稽鐵厓楊維禎康夫著

序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序

保定張君從德自其先僑居吳中有年矣君以門廬初倅溧陽再轉諸暨皆以憂不赴制闕俸湘鄉其行也吳士大夫悉知其世德與其為人先大夫省齋公博極經史勵志立行官登三品秩名實布于中外君蚤學不勌晚志操愈高為克紹所基者故皆樂為歌詩以餞之而屬余有以序諸願予聞而喜之曰日昔寓公子弟之居吳者類以馳馬走狗擊鞠博戲為事否則甘色嗜聲淫寄緘而亡其歸先

人之業焉然矣豈復有以學為事志操為先者及其廢仕也鮮克其任而斬其世澤者有矣吾嘗親視張君在貧賤而有休色於富貴則不無憾然者非有學者能爾乎夫行潔則可以聞道志一則可以立功道聞而功立豈直侔一州而可哉湘鄉古熙湖之屬邑也地有三江五湖之壯且險其民往往湍悍難治而其士也則清而文為可善也國初以其戶齒之繁而陞州君侔於彼以吾所謂聞道立功者理之吾未見滿得之難治而且見清文之易為化也况省齋公平日治道之議者君聞之稔矣豈得悖吾言哉於君之行遂書為敘而吳人壬之詩係于后云至正七年秋八月十有八日

送錢伯舉衡州錄預序

國家懲前朝守令額城之弊止設監長次及副貳並出制命又非異時私辟使有主客勢嗜頡頏去矣不知窮州下邑民日貧戶日耗聚羣行吏持之又弗免十年九牧之撓唯却闕之內屢處之民領之者曰錄曰司設官董二爾官界冗事亦廢錄判者雖秩庫員未職下旁于遊徼而一司之政得彼此待可不議短長錄監守行弗率預所守貞所出且而達遂為民儀嚮類覆上監守嘻官豈可以崇卑正副計哉吳中錢君伯舉以故家台州通守之津屢試任堯庫民休戚情悉矣吏成敗事論矣今登秩為衡類官伯舉年益增學益增學益優又以其熟民情吏事者佐理千

錄吾見衢之民慶其來之莫矣况衢之君子類好文墨而敏於義事市人出郭而按登前山臨背水飄然有神仙之思其習篤奸者寡矣第未知監與守與伯舉同志乎不也果同焉吾將慶伯舉之佐理益易易也豈曰錄類類職游微而止哉伯舉勉之以徵吾言可也至正七年秋九月
初吉

送王茂實慈利州同知序

譚州縣職者以同知比縣之丞上監守長焉下通倅李焉同知者得便文自營其中故勢權者皆詬輕黜胥奸民率制之者寡矣其人之悅屋檢者往往樂居之嘻此豈國家肇建守佐之意哉守令之選其清也久矣同知其事者苟

能以吾民為念一負其肩而左右後前靡不正未有不行乎顧行而推利下人者也發政施令覆出監守上固不得以地為限矣昆易王公茂實發者齊公之孫也初承世澤為下砂今考滿轉同知慈利州所與遊者咸為之慶以其驟加秩三等為優又不居守將青望之地而在其貳焉可以便文自營矣豈不優甚哉余嘗交茂實吳中知其志甚遠每悼民窮疾官敗則知茂實之材將有為於時而仇其官不以同知為道貴地喜也吾所論同知發政施令覆出監守上者將於茂實為徵之抑吾聞慈利乃赤松隱遁之鄉其山多隱君子以詞章出仕者有騷人之遺風焉故為慈利者甚易易吾見茂實之得治民早而其退之暇又

得水山之樂於騷人羽客之儔也是則茂實之優者已於
其行也予既與客崇酒以別之潤餘賦詩者若干首而遂
以余言為敘引云至正七年秋九月序

送蘆漚巡檢范生序

友生白子昭為余言樂城范生廉卿之為人樂風堅忍隱
厚其人廉節而好禮負信而少文廉卿本其風之微而習
經術於南中儒先生術成無所於試迺就門廡官巡檢
蘆漚廉卿雅士巡檢引弓民長也以雅士長引弓職大豔
若才今佩武器雍邏士領職其所與游者則既為慷慨詞
詩相與張飲而洋重儻一言以序其去余既聞廉卿雅士
而樂之及聞職蘆漚則不寧豔才之思蘆漚豔權之司在

為鹽商依私權為命雖流死此交跡不以屬心在全巡權
官一失其覺分具罪：官不幸再三失小報祿大貶爵而
其失或遠出所邏外波映蔓章莫之雪白漚府猶說吏裝
博如牛膏明漚長不曲直即有曲直吏輒以律雌黃其明
嗟乎權之運不辜法端便然哉故余於廉卿之巡檢蘆漚
不寧豔才之思也雖然國家于離病之劇方議更而新之
求天下之善言豔災者是諷是探廉卿誠以其得於所學
者為採風者言之使法不遠不辜余之思也庶幾其或免
矣天

送郭公知事還湖州序

杭江以南望郡也在宋為行都今為行垣所郡治鎮州一

縣八錄事司四其俗具五氏而不一其民習踈爭巧媮而
不和厚故奸伏易乘獄市滋起吏重應上取下什百于它
郡非長以能材佐以良幹之屬捷應耕工發適者不能得
治名逆者總筦其去經歷某又去兩知事坐不任廢府事
麻濟狼籍無與理者推今湖州知事河中郭公仲敏以佐
治令聞徹省府相君簡識其人而傷統治之難無與承之
者乃特移職于茲知事位在經歷下其職贊三尺平以左
右二千石者也公至則既輕轄屬曹而我決于奪實又兼
二千石之職時未期月而府事債有起滯者䟽破者補又
牙齟齬者無不妥帖順易相府而下察憲漕所疾呼急諾
又固不固旋如意於是攝職稱治民驩然誦之為良幹官

今復政而去也杭官更相與振歎西亭以饒而乞餓言於
維棟維棟念民無賴於吏久矣以吏當於公而急於私而
已矣有能移其私於友與親者歟矣矧能移其私于官乎
能物其官於本位者歟矣矧又能物其官於他之位乎故
維棟聞杭吏無治狀至於廢而去未嘗不嘆其才之窮及
聞杭人譚郭公之政又未嘗不嘆其才之微而無私之治足
及人之廣如此也

李經歷治績序

經歷古郡功曹之官功曹太守所自辟也經歷今出吏部
選用七品印章奏三尺早鞮更履進退上以齊二千石長
吏之異同而下以內群書佐於成執此其體益隆而責亦

重矣朝廷慎其選與守今同以廉明者有操尚者居之故
郡不得良二千石幸而得一良經歷郡可治徽州路經歷
李君其代滿歸廬陵其從子出其郡人士所書治蹟求余
文叙以送之予惟李君之政班班可書徵人士侈記載者
皆能之抑今之稱良經歷者蓋未有君之職其職也君之
簡訟詞草濫率吏未足稱良于經歷也平質劑于市明爰
書于獄盡委輸之法而州縣之官便安之未足稱良于經
歷也惟其政有弗正于上必務引其人去弗正以就正如
曲木之就繩悍馬之就馭吁此真良經歷矣余聞徵之稱
金也歲監官取其羨為己有君還羨於民以准他處稅之
數徵之祿廩也留不足而取諸山山不毛則白取諸佃君

故實入而顯白取為久久定則鄉之宿豪餌官府為奸也
抑之不得行土胥相為根柢持短長於官也格之無所置
手足所謂土之異同有所齊而下之成孰有所內經歷至
此信可以稱良也余聞郡經歷凡若干人往往陷於隨而
不立未見職：如李君者其能已於言乎故為約其政件
言之且視人以吏師非徒記載也

送海鹽知州賈公秩滿序

天下公論不在公府而在閭巷之民若甚愚而是非之
心則甚白也利大天之政其失者議於市謗於道而其善
者亦嘖嘖不容口故欲稱守令善惡不察守令而察閭巷
之言得之矣余過海鹽田間往往逢伯格長頌其州太守

之治聞守為誰則宛丘賈八福也余已心賢之未幾州人
士張玉集其踐行歌詩凡若干百來請曰白海鹽升州置
守其得民譽來有若今賈公之最者也曩時廉吏郡形迹
仇視吾大姓家訟多不獲其乎公廉無嫌是時即理真火
姓必舉即不直雖貧弱殊不少借故獄者積歲不決者部
使者多以屬公而得其平亭吏罷黜者撓察佐庸闕者蔽
吏胥雖令出無私有不能以直遂者公一施令群佐虔若
卑第生之聽嚴傳老胥順流其風有又肅然若家老之奉
其尊行之以正限之以信故令有司可于上而惠無不達
於下也先是吏卒巡田里如蟻不絕公至立削迹上府聞
之因檢戒左右無奸州以其非令者又州民與亭族交其

習漢馬為易生事公中以僚教悉改心歸化無異時剝輒
之風此其得譽於民而布之州府士之詠誦實有徵焉章
子一言敘詩首余以其言與其伯格長之頌合又以今之
為守令者往往課米鹽奉期會不復知有仰民情消民隱
鄙鄙然以厚民成俗為事者遂樂為之敘以風告他吏云

送監郡觀問公秩滿序

劉子曰忠孝不脩他善無取吁臣子之職無他忠與孝而
已耳韓非子曰親之孝子君之背臣吁忠孝固不能兩美
也今有人為於子不為悖而於臣不為背也豈非臣子之
全美乎吾於錢唐守將見之者問公是已公下車以來先
問民利害伏成而務去其害與成者郡有猜禍更與夫強

宗世家不仁於人必痛鉏治之猶之牧羊去其害群而群
始蕃猶之理疾劑殺其病止而病始平民之帖法者必刑
誑誣者必思出之即不出如梗在咽必吐乃已此公理法
也紅巾賊陷杭凡扞城守土之臣不敵遁即賣降滿公獨
佐監憲某官監兵某官與賊持者十有三日帖危于矢石
數四城池破毀而復完者公之雄謀大節作於人者矣時
剛高堂太夫人屏居密所公猶束戎衣朝夕親如平時不
貽其親有一日憂故出不稱背臣入不稱悖子吁若公之
忠之孝吾所謂臣子之美非歟今代而去郡之民如去其
父僚吏如去其師去之日民父老若干人走于次舍詢父
志去忍又持其誼送之巷請序以為郭西門供帳予親見

公之忠孝治汝有為世道勸者於是乎書至正十四年六
月三日

送程德縣監亦憐真公秩滿序

國朝監官郡邑咸設廉魯亦於官屬為最長其次有令有
丞有簿尉又有棗牘官以首領天大曹之吏凡事會之來
吏與令丞得相可否議論然後白之達魯亦其署事也亦
然其職秩為甚尊而職任為甚優朝家近令以大事責守
令達魯亦任與令等者之尊而優者令轉煩劇矣宣之旌
德縣亦憐真公始由省署而與符印累監望縣三調至於
今職且四載宣上德以及民而使民無愁嘆之聲山林草
澤咸知向化大府藉之以集事同寅恃之以取則民有所

賴而不恐又有所憚而不肆六事之備固無可議而於學
技尤加之意焉延師儒廣生徒月書季考凡邑之人士咸
圖於教養樂育中雅誦之聲相聞是又知所本矣往年淮
寇渡江列城殘毀延及旌德而公首奮忠勇魁復之百里
之命於茲有寄是以兼資文武而才足以有為者也今年
夏政成上考余學徒為某職教於縣承公勉勵作興之力
於其行也求余文以贈焉生之言有信於是乎書使他日
之史館傳循吏者有所采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廿有四日

王學錄秩滿序

至正八年夏四月平江學錄王君連卿書滿去日教授而
下洎郡之大夫士與君經游者咸詩賦歌以饒而屬予為

首敘予方游於蘇視蘇學之廢也甚矣提學者非不薄責
教也而教無以教鉤稽養也而養非所養郡膠庠之大句
覆不如一齊民之家熟有程有則也幸而官於是事有憂
而有為焉學之祿王君是也蓋王君有孝有行人也曩之
養非材者王君有以去之材失養者王君有以引之養之
非其數教之非其術者王君又有以糾而正之它人日從
其失王君日修其勤故蘇學之廢而稍正伊王君是賴於
是士之議者曰學校不得良校官得一錄足以興教猶之
郡不得良二十石得一錄亦足以興治也以王君之克官
于祿若是則積階為郡幕官不能佐治于二十石者吾弗
信也雖然以王君之學愈修行愈力志愈遠大也又豈藉

一文學之擢積為資級而起哉君應進士舉余嘗視君大
易之義矣深微而潔淨又嘗視其賦也麗而則其代言也
溫潤而簡古連不幸未售主司則主司之未明也一遇明
主司君之未售者售矣售則道山壁水其選也尚假為人
司二十石吏牘之榮哉嗚呼之久者仲必速懷之大者發
必洪吾言有侯於君矣

送徐州路總管雷侯序

至正八年夏天子以徐州之城風氣悍勁固以飢饉多寇
盜民困丁昏墊八年遂統有四州七縣之境為會府一時
僚吏艱取遂守長為尤艱于是海道都漕府萬戶雷公某
以首選為總管陛見其人申之以丁寧訓戒而後往嗚呼

以徐州為中原樞府雷公為其開府守將非其人之才賢
負宿望一時且簡在上心者曷當此哉余聞雷公之為隸
州也操寇盜之衝歷能守若干人無以為禦公不持善禦
具有以化遣之至今隸人稱雷防禦噴不去口其師于海
漕而去者多直魚龍之淵刺盜之巢數人銷船解公起漕
凡一百八十萬不十日每濤且沽道鯨濟如坦途菜無升
合遺若公者可稱朝廷幹臣無負上選任者矣吁以隸州
之化道海之屬惟而大之於徐州也其有不稱重選會上
訓旨者乎雖然吾方有感於地氣之王氣者矣楚為古要
荒蔡放之所遠今為衣冠玉帛之鄉徐隸為中土而鞠為
小莽者十六七一邑生靈有弗敵江以南一旅之聚民望

南而流如水之欲東自牧者弗能禁也今二千石以地關
戶羨為著今公之為徐州也治最對著今吾見中土之富
庶與今吳楚地同又豈憂赤子弄兵者本末止哉公尚以
余言勉之徐州之人日夜望之是年九月之三日吳人志
咸賦歌詩以饒而會稽楊某為之序

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

平江路推官許下馮君秋徧蘇父老留不可則相與述為
歌謠以送之求予言登載其所善以為之序予客蘇未久
不識其所善詢之父老則曰由宋嘉熙歷治最任高尋升
任刑官于蘇蘇煩劇郡也獄訟繁興奸偽百方出上游之
署有行丞相府監漕官都水使司海道都司或所為政不

直則責且者乃聲于上受謗責在頃尺間而況或推者關
君獨任大府獄事其規行獄常欲為陷死者求三路惟恐
失附十律成案具更多受獄貨欺情偽於君者在署審成
案未嘗退泰所疑於父老賓客故月朔作鄉約於父老賓
客使之過有以告君之於刑官故事類此予曰獄者天下
之大命也推官又命死生決也何可以不之敬乎孔子於
言僮之宰首以得人為問欲其資於人者施于首政也矧
獄之不自用而審取諸人以為明者乎明智如臯陶淑問
如臯陶之疑猶有資於柳羊之所決者馮君任推訊而能
取諸人以裕諸己忠信清明見諸歌謠不必資於神物以
為聽則馮君不賢於臯陶已乎夫臯陶舉而不仁者遠馮

君舉而在高位吾見其民之有賴其仁者矣故書至正八年冬十月

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

行中書省古之蕃國力伯連率之寄也地大任重故其法揆嚴體統峻宣布政條于百司庶府惟大綱是張是主凡細之務不至于執政之室乃署理問所行恒內若法曹議府為所以發奸伏伸抑在平允治法也官其所者非才且賢莫勝其任而幕府之員又議法之所起也東平馬公某為江浙行省理問所幕府官剛毅有為善持法才每詳刑決政上其議於相府六曹莫不聽之而百司庶府仰之以為準由是知所官之才且賢又莫急於幕府員之才且賢

也予嗜代之居高位享厚祿者車多世勛中貢之曹奴隸其部屬牛羊其人民以好惡決是非以喜怒行賞罰願指奔走孰敢少拂其情為其部屬而又執筆居幕府員猶能持議不屈與魏：赫赫者相抗而求歸於口是若馬公者予所謂才且賢者非歟公之所以持平曹取重政府者決非聲音笑貌之所得也蓋公自公卿子弟練習朝章起身憲府更為大郡從事遂以廉能擢相府掾由掾為今職其能明庶事決大議者可知已秋滿上名春官 明夫子方急法則之臣以理天下之幽枉必有以處之矣于其行也敘以為別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序

百里之治有長長選於吏部而承命於天子百里之教有師師選於學而承檄於丞相垣師若輕於長然長不教民無以為治教民必使專出於師則師之道實甚重於長也故師道尊者百里之長禮之為賓不敢以勢上之吁主百里之教者其可自待之微乎錢唐馬生彥遠由明經舉為儒之官初去為晉陵縣教師人以彥遠才德受貢于鄉大夫宜達于天子以為通都大邑之吏而低徊倦蹇為教師於十室之邑疑其自視有遜然者又豈知縣教師之係有重于縣長者乎吾聞旌德山水邑也地不肥沃而多出秀民昔之擢高科為大儒者往往有焉今歷歲大比者凡十數而士未有占貢籍者豈人才之果於昔哉亦職教者七

狀之過也彥遠居家者於親與朋友交信義自立而謙藝於晉陵者皆聖賢之道者當世之要務也今去為旌德師以其修於家者與其人之孝悌忠信以其謀於道者作其人之經濟才略吾見旌德之士以行藝歌鹿鳴而來者皆推言其自於教師則彥遠之道行有以佐一邑之治矣有何計百里之吏窮卑彼此哉况彥遠道益大聞益彰其蹤峻資取高位與通都大邑之吏袒護極持跬步地耳十室之邑果足以又稽彥遠乎長旌德者亦憐公楊實公皆右文以為治也必以予言為然

送孔漢臣之邵武經歷序

國法橫守令之職號曰選用幕而元僚亦不委之於專常

格以其司守令出內之候古也今天子既申明守令之制而尤重幕元僚之選選必以廉靖有風才者居之雖閩蜀二廣去天萬里遠三歲必遣使者抵其方面用天子命以署置其官慎選守令與其幕元僚同一中書吏部之嚴也弁競者往往爭入其選以利轉階之速而不知司選者其如此才而賢者陞而不才不賢者其黜多矣襄國公孔君漢臣始由胄監件讀出從事徽州丞相府聞其賢也辟為屬掾年皆滿而司閩選者有署為經歷即武蓋孔君之廉足以寡欲知足以警微剛而易以聞故以武名然小人勇於惡君子亦勇於為善也若先聖之五十四代孫也胄監之秀也丞相府之素推擇也推其善以及君子而化覃於

小人吾見邵武咸以道義相高而人人有鄙魯之風不必擊斷鷙猛以成二千石之理者非君而孰與于此乎君往哉毋從謂入官遠微利而轉階之速云通其行也取道吳淞之士咸為歌詩以饒而余適會于其鄉人張彥明所且介彥明徵余序故序之卷首云至正九年四月四日

送江淞都府史倪克大如京師序

自成周選士之法廢士有逆而他出焉者吏道滯於儒者日吏為俗流於吏者日儒為迂二者始相兵而不相謀矣漢唐士有起自書佐卒吏至若宰相如曹蕭輩者固不可望十一于千百且以今吏言之例限七品秩復開以四品而不次登顯融者往往列八位而不對也若者起格守陳

編刻畫章曰執一自用不達時宜其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非謀之不詳一旦在官顛倒悖亂全與道戾故由科第取官者其政績不能不愈于史積起身者則亦有愧于古之士矣然吾亦有惑於今之吏者揣摩徂伺深詘巧文力制長牧氣壓羣氓稱為能吏苟瑜刻薄恃以為治具而欲望其國理民安是亦知行而求前矣虎林倪君先大蚤年讀經史欲由儒進志伸弗遂試吏于江浙都府周行推之為儒史柳子厚曰士之習吏恒病于少文故給而少文不肆節於華者人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倪君以術飾吏治吾知其給而能肆放而能制者也況其事七十之親以孝聞反明友以信自任夫孝與信忠君愛民之所出

也君推之於吏治嘗日涉宮位食祿上列八位以任國家之大事非君誰望哉又豈得與州邑俗吏循資格為進級者同日諸哉今赴京師上計錢糧事來列子吳門而吳之士君子又為詩以杜其行且推子為序遂引于卷首若此時見子望光大者遠云至正八年十月甲子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四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東維子文集卷之五

會稽錢屋楊維楨廉夫著

序

送劉主事如京師序

聖朝設官莫嚴於守令莫要於風紀風紀上明天憲守令下達民情然居風紀往往由守令之得其職者以喻下情而后可以申上憲也嘗官于守令風紀者不已重乎大梁劉公文大初用茂才掾廣憲以識大體稱同知于姚州事大得民譽力行畝田事富者惟見貧者力行建窮猶伏政號神民轉上海君別業堂振廢墜察諱民子抗于政者積訟盡疏獄市逆理杜浦氏有殺起人子貨公至亟改過日

新晉史濫而詐者遣歸讀書公暇建社學行鄉約禮凡民間簿書期會協信于場屋聽民自詣香隸意公三年不出邠閩民扶老將幼聽教誨行禮讓刑錯不用由是大化秩未滿司舉者以公廉能遷主事戶部民注而留不得行未幾丁內艱親喪如禮躬廬幹山之墓民趨役者如子然始公尹邑之日歲謂公登風紀臺省薦剡且夫上矣而遷主戶部事與邑諭民情者不殊科皆御史之階也制閩觀京師吾知其不留部矣職風憲者方與循守令交調公其不副邑民之望乎果爾公去州郡承宣之勞而將受 明天子耳目之寄以東南民間利病不能徹雷守者公悉究知其情矣某事利某事弊某法因某法革使民無所病皆

而 明天子無赤子之憂非吾之人所期望公之所不自讓者乎邑人士歌詩以送者皆德于公而不能自己者辱與公交或善知或惡焉故敘其所歌詩而又著民之期望於公者如是至正九年秋八月七日

送省理問所提控苑致道序

論吏者曰吏廉無才不若亡廉而才嘻才吏之推重于世者如是矧又才而廉者乎論者之推從可知也山東范君致道由簿出佐至提控理問所案牘蓋今之所謂廉而才者乎君在幕所在者府訊鞠事下持三尺論裁諸曹林立咸心儀君聽闕決然後抱成案上者所所官意三二君攘決辨是否歸諸一至其確於辨也上政事堂與宰相而下

爭枉直故難決事必經君即不經君必後有失君既以廉
律身廉則公則明而又有才以制之具應事也如鏡見
微惡議法也如度度短長權定輕重毫杪不少或嗜制謂
理所為行中書法部得廉而才如范君者為賓佐非理所
官之幸廟堂法部之幸也恭府莊嘉王公嘗奇其才彼命
而征特辟君幕府君即勇往恭贊戒機雄略君交蓋其才
而廉者之所推無逆而不理年勞滿理所官咸嘆息不忍
其去吾謂理所官為一所惜以君之廉為天下信以君之
才為天下服范君當為天下用在古王制辨論官才而告
於上者司馬職也今之居是職者方復王制范君之名在
辨論列則范君自此將為天下大吏矣極吾民於塗炭還

太平於 聖王非范君吾誰望范君尚以吾言力論

送杭州路推官陳侯執中序

余嘗讀史竊嘆于定國之治獄無寬則福流子孫而燕士
吁天六月飛霜東海殺孝婦三年大旱其變係于國者如
是代人法吏興一獄至蔓延數百人積歲不能決卒陷之
死地其傷天地之和者有矣我朝奄四海為家深慮一夫
有不平者內有刑部外有刑所郡又置推官專刑獄之事
蓋以變之係者文故慎之也余來錢唐見杭之推官陳侯
執中者有定國之風焉杭之為郡地大民多最號繁劇刑
之頗辟獄之放紛有不可勝言者侯居杭三年人仰之若
父母畏之若神明咸頌之曰陳侯未來政苛獄繁陳侯既

來反薄而敦民歎于所陳侯生之羊狼貪陳侯懲之于嗟
陳侯執法不頌風霆霜露生意流行余聞而嘉陳侯以士
君子持杖之人遂有士君子行且不忘陳侯之德而歌舞
之乃至正十一年九月侯去杖親京師士大夫謁余西湖
之西出所集詩若干篇推余序之故得論其事略抑余聞
陳氏之先有曰嘗者嘗為大丘長以德重於世而澤流子
孫陳侯豈其後邪今陳侯治獄無冤又若此則省府上之
臺憲察之必將大顯于天朝而福之流于子孫者固未可
一二數也惟陳侯其勉之

送李景昭掾史考滿詩序

濟事李君景昭為江浙行中書省掾也以才器受知于丞

相府凡若干名稱赫是考滿還里大夫士咸作歌詩以道
其意戀慕之私詩成一卷俾予序首予為之言曰夫世之
所謂善於世其家者豈徒傳珥襲組之謂哉其家法之所
以貽於後者必將繼志承訓圖以壯前人之美而不墮其
家聲焉爾惟君之先大夫文昌公以文學政事為時名卿
其家則官現夫人之所取法而況於其子孫乎蓋吾於是
而知君之善於繼承也始君游成均即有高名繼用公蔭
授鄭州郟城縣丞既為推擇為掾君廉以律已公以莅事
特文墨議論參贊碩畫奉上下罔有弗周非所謂能趾
前人之美而不墮其家聲者乎昔者孝孫行父之言以謂
先大夫職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

墜其後行父九十為魯名卿由是言之世之所謂善于其
家者必若行父而後可名君者豈非行父其人歟夫善于
世其家者忠孝之道也道人之善而不能無言者詩人情
性之厚也序詩人之意而必本其父兄者厚之至也時之
知君者尚以予言為不佞哉

送沙可學序

我國家混一天下地天民衆既而立中書以總其綱外復
設行省十以分其治而方面之重土貢之多江浙實居最
省故釐其地者其人為尤難某年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
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
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格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

蓋三人者天府登其鄉書大廷崇其高等而拜進士出身
賜任州理佐理之職者也宜其於簿書之繁劇筆楮之纖
細有不屑焉而三人者屑焉何也或曰掾年勞視州若縣
加半三人者蓋利也夫天子之所委重者惟一二大臣
簡在上心者為股肱於內外內相為天子得人為朝廷
外相為天子得人為四方欲內外無治不可也矧江浙
之方面重而上貢多從事之掾不擇其人之賢能有治才
足以贊畫諾辨是非可否則何與為治哉治不治較諸一州一邑其
利刃筆者是取則何與為治哉治不治較諸一州一邑其
大小輕重何如耶今某官之求賢能掾於三人者始能羅
而致之以禮三人者又能終不負其求而相與以有成

也則三人者豈果利於年等而私使其身圖者耶可學秩且滿大臣留之不特薦之中朝其於行書吾言以為贈蓋士以外相得人為天子賀而不已有用之學為進士出身者勉

送嘉興學吏徐德明考滿序

聖朝三歲一大比與其賢者能者布列中外蓋欲收儒效於天下而致隆平之治也猶慮所送者有遺才州郡庠序司之吏復用文學生使以儒釋吏事其望儒之效切矣吏出於儒者學升於州升於郡等而上之或志潛史或理曹帥聞史又等而上之則入流於吏部簿部縣察知幕府坐祿位而治八矣殆非刀筆有晉起巡尉所者可同日較

崇庫也朱方徐德明氏世業儒其祖父皆以孝弟忠信為家風朝廷以孝義旌其門德明之才器涵育薰陶有自來矣至正八年侍父遊嘉禾肄業郡庠學正應公學為為學司吏德明之司檣于學也凡春秋二丁朝望祭奠師儒之文吾生徒之膳養金粟之句詐營繕之書庸禪智竭慮一以奉公為心囊火守凌公留意學校政季試以作人才習大樂以奉祀事聰明奉承厥役靡倦于勤有成績至正三年教授康公來領學事藉其協贊者居多越明年府檄本學官吏自徽祖入德明奉行惟謹推之以誠約之以信佃夫翰通莫不悅服甚有積日門丁佃甲相根株為乾沒者德明又能廉得之不煩垂楚而微復允頤觀德明之才敏

學優有功於學校者如此推此以往何試而不可乎年而既滿浩然有去志士友挽留不可相與黃酒于觴載肉于俎饒之東關之外德明又枉舟過余次舍我一言為行賤夫千尋之本必自豪末而生萬里之遠必由跬步而始繼自今將見德明仕進之階日高而日遠日漕日憲日理日節入流銓於省部吾所謂生祿位而治人者可指日俟德明以子言勉之至正之三年秋七月日序

送理問所掾史王安正考滿序

至正之三年江浙行省理問所掾史東平王安正考滿杭士友咸饒以詩：成卷屬子會稽揚維棟為之序于惟任之由史進者積年勞杜簿書循資格於流品者常才之所

能而能人之不能者必英才俊特者也吾見其人者安正王君者也淮賊猖獗一時繫仕版者非質懦而懼識鄙而逃則說軍功以資捷進者爾孰有憂國如家委身徇職不以利鈍得失為却顧者哉邇者平章教化榮祿公統兵西討屬椽在選中者安正為首列安正起身理所議事用法人稱允及在軍中獻細謀畫卒能參贊成功凱還計賞當擢高要而安正退就前考不敢自有其功以取一階半級之榮亦可以知安正之克守其正與一時繫仕版詭軍卒功以資捷進者才俾交方今國家急才於有為有守之人安正雖不以軍勞資進取而為國求才者吾知其不安正拾矣惟安正戒嚴以俟至正十三年秋九月十日序

送浙江西憲書史李公錫序

朝廷設官分職百司庶府要而重者無越于風紀天子之耳目寄為生民之血脈貫與臺內外以總其綱廉訪十二道以張其目官於是者必思慎簡迺傑而書佐之吏例以通大法敦風操者在選列也而士之欲出身自見於世者不幸不為卿大夫所薦則亦於是願觀其所為主焉燕城李公錫之為浙右憲書史也由憲府其官知其操行文藝之美而雅擇之公錫於其官觀其所為主乃褒然而來如魚水之相得宮徵之相宣其為人廉介耿峭才高而謙遠司憲之長泊幕府之察無不以其言議為可否而公錫之執商獻替者未嘗不出于三尺之公嘗待其官調矣其所

而督責之長弭戢之功彰彰顯著今年秋年勞已滿瀕行五屬餞言以為別先是公錫由成均造士並任善祐庫使遂歷刑部吏部水庸田照磨今以職官為憲府史是其老成才識諳時宜達政體有以贊畫評任中書之政者可日月冀也嗚呼此海內之人所周望豈直吾屬之望而已哉於其行也序以為列至正十三年冬十月吉序

送李仲常之江陰知事序

江陰古延陵邑也在唐為州宋為縣後為軍今地利日廣民齒日繁處以散州卑隸者部與他州屬會府者實殊故居幕府者皆受天子命與會府之膏優等也其地在姑蘇石京口前控大江後帶滄海揚鼻為神島之軀席帽為

郭璞之完葬君中立石爲秀飛此又其流峙之勝也故鄉
自魚稻之富市有珠翠之珍人秀而文有淮楚之風其官
府事簡自宋以來祇道院間而浙官游于其地不亦優且
樂哉然近者盜作魚龍之藪挽及潛賦文股推結且以江
國之衣冠者相貨居官是邑者不無優焉東易李君仲常
去爲其州知事仲常博識而敏于才好謀善斷據內府十
餘年以通子緝其應外務固浹乎其有餘裕矣仲常往哉
任其長以善道率其下以先勞吾見江陰之治有江山風
月之勝魚稻珠犀之富而魚龍之藪之警以病吾政也不
在仲常乎贊畫之暇形爲咏歌幸有以寄我

送彭考溫直學滿代序

學者司許主金穀出內之吝猶有司之有庾氏也庾得其
司則民無算細官無悖出之思計得其司則農無失征士
無失養然則校有官主教而計主養也養足而後教可以
行則計之有功於學校又豈可以有司出內之吝賤其人
乎故著今必慎選其人年勞滿者爲論錄起階近更令雖
以府邑主檮吏易諭錄而負才諳者得以一介之士上位
二千石出政令其功德之及民者順且易也視諭錄五年
十年不得升次以行其志即得佐府邑去老死不遠者孰
優孰劣乎會稽彭彥溫氏家世儒者也鄉大夫嘗以經行
舉之有司弗售猶不遠數百里從師于吳下由是吳學辟
爲學之司計其職乎計也能稽籍以爲入量入以爲出博

節其橫費千金穀之用恒有餘是其力于計而有功於學校者也年勞已滿教之官及學士大夫咸惜其去而恐繼者之求得如彥溫氏也然彥溫階此以司政權於府邑以佐二千石之事將見及人之力有大於學校者學士大夫又何惜乎其去也咸送以詩而屬予為序彥溫為予鄉閩生其仲彥明又從予遊故序

補過齋序

松江守陳府公初涖政屬吏皆移病于外首鼠進退公曰吳兒欲以習詐為俗耶下令召見諸曹史書佐視其可用者於若干人中得蕭蘭獨稱悃悃史喞似不能言者而中則慧了識事休府公前每曰事必兼數曹無一誤失者

諸曹疏誕者學之而弗能萬一府公益獨奇之蘭愈恪謹退公輒閉置斗室翻閱往史及今令甲書又自命其齋曰補過取諸聖經之訓進盡忠退補過也命其外舅閻翁求一言於子楊子楊子喜滋之民上有良二千石下有悃悃吏一郡之慶也為之敘曰昔李孝伯不就郡功曹曰委質事人亦何容易懼以職小咎大為身辱耳子今有又何有於補云然古之大吏亦有閉閣思過者知矧郡功曹在擬議三尺書之末者乎於是乎敘而繫之銘辭過而不聞實懼尼父過而能補人為舜禹性蕭史氏匪利筆力補過盡忠允中功曹以悃悃之質加以周密之理以行乎賢府公之成規過且無

鄉閭紀錄序

軍興貢舉事中廢士皆以孤矢易鉛槧之習至正十八年
冬中書下議驛棧外省士人會試必道海道海必候風信
于夏許先期春貢於是江湖行者以至正十九年夏四月
羣試吳越之士斤斤百餘人議者謂戎馬生郊何暇閉門
角文墨伎時左轄崔公專提調愈憲鄭公又監督之而大
相開有達公力主於上平章光祿張公特切金谷之資假
群堂為貢院所不月竣事選中左右兩榜凡三十有六
人備坊十有五人郡守謝節既以鹿鳴典故宴士又梓行
選中程文及簾內外官唱和詩亦無附于篇首編成徵余
敘余既預考文事不得辭夫文事得於盛明之時常不足

紀記得於喪亂多故之秋得非常也合敘以視後遂書是
歲五月朔日

送甘肅省叅政王公序

自昔內外臣重輕逸勞之體各有差故調有左右之辨國
家幅員之廣漢唐宋所未有也駕迫舉遠衆建行省省各
置者貳平章丞叅是也雖遠方面如雲南甘肅而內中書
臣交相出入不以輕重勞逸為辨與况天下在太平全盛
之日則凡內臣之出叅遠方面者豈果為左乎大梁王公
可舉以文墨舊臣出叅甘肅省政事吾黨之士謂公宜居
中論事陳王道上前致其主於三代之隆也而出沾于邊
遠在萬里外豈不誠主哉是未識國家衆建省理及吾聖

人篤近舉遠之意也甘肅右西戎地自受國家節制為冠
帶之區數十年來興材取士其風一變與諸夏等然則寄
一邊之重而廣之以聲教之盛非老成文臣不能宜公受
命跋涉萬里外雖不在天子之側不吝也是行也公其可
自在哉公之行也旬吳之海漕吳人有賦詩以饒者使余
為之叙故為公道其職之重而且解左調之疑公者也至
正七年冬十月初吉序

426
12
1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a grid-lined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